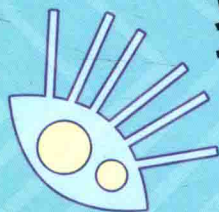


奥田英朗

精神科的故事

空中秋千



精神科的故事

空中秋干



(日) 奥田英朗 著

王维幸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精神科的故事：空中秋千/[日] 奥田英朗著；王维幸译. —海口：
南海出版公司，2016.8
ISBN 978-7-5442-8394-6

I. ①精… II. ①奥…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第144567号

精神科的故事：空中秋千

[日] 奥田英朗 著

王维幸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特邀编辑 贺 静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8.25
字 数 150千
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8月第2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8394-6
定 价 39.50元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发邮件至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目 录 / 空中秋千 —— 1

51 —— 刺猬

101 —— 岳父的假发

第三垒 —— 155

207 —— 女作家

空中秋千

1

山下公平踮起脚，站在距离地面十三米高的跳台上，微微闭上双眼，做了一个深呼吸。

他手里握着一根撞钟槌。其实是一根铁棒，只是人们习惯这么称呼而已。它相当于一根撞钟木。

他握紧撞钟槌，睁开双眼，凝视着前方圆圆的纸幕。他负责空中秋千的表演项目之一——“破纸飞行”。

助手春树把手搭在公平的肩上，计算着时机。“一、二、三。”他像往常一样在公平耳边嘀咕一句，然后一拍他的肩膀，“Go——”

山下公平一蹬跳台，气流冲击着全身。他在空中画出一道大大的圆弧，同时将双脚搭在撞钟槌上，借着第二次摆动飞到了空中，头撞进纸幕。拉窗纸哧啦一声破裂开来。一个倒挂金钩的强壮男人出现在眼前，他是接应公平的内田。

两人的视线撞在一起。

咦？看我的手啊——

接下来的一瞬间，公平的手臂被一双粗大的手抓住。不过，被抓住的地方比缠绷带的位置更接近手腕。

又出差错了。最近总是出现这种情况。一旦手臂的位置抓得不对，自己返回时就无法完美地控制高度，还会给关节带来负担。

公平暗暗咂嘴，再次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。看台上的欢呼声和掌声在耳畔回荡。唉，他们哪里能体会到表演者的辛苦？他竟拿观众撒起气来。

返回时，他比平时摆动的幅度大了一些，但还是设法跳向了撞钟槌，后背却感到一阵疼痛。空中秋千的基本要领是表演者在某个高度被放开，下落时抓住撞钟槌。一旦高度上出了差错，会对所有环节产生不利影响。

公平返回跳台，张开双臂，向掌声致谢。

“内田这家伙，接应又失误了。”他强作笑脸，对春树说。

“是吗？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他不会是因为恨我吧，我可是直冒冷汗啊。”

场内广播响起：“下一个节目，蒙眼飞行。”“好——”观众欢声雷动。公平自己戴上眼罩。春树站在他身后，又在眼罩上蒙了一层布，这样眼睛连照明灯光都感受不到了。

公平调整呼吸，集中注意力，在脑海中回放着动作要领。漂亮的画面浮现出来。好，完美！

春树计算着时机，拍一拍公平的后背，公平纵身一跃。一个来回，两个来回，第三次摆动时，他飞舞到了空中。“嗨！”他一鼓作气把手伸向前方，伸展身体。啊！内田没有抓到他。公平反应不及，径直坠入了黑暗的深渊。

公平立刻收起下巴，抱紧双臂，全身放松。“啊——”在观众的一片惊呼声中，他在安全网上弹跳了两三下。

内田这家伙！公平在心中咒骂。

“再来一次。”主持人轻快的声音在帐篷内回响。

公平强压着怒火登上跳台。“公平，没事的。”春树轻松地说道。“我有什么错？”公平粗鲁地回了一句。

“我觉得你最好再舒展一下全身。”

“用不着你提醒，你以为我刚干没几年啊。”

公平进入新日本马戏团已经十年，做空中秋千的飞人也有七年了。最近三年来，他一直占据着第一的位置，是团内的领军人物。

而且，公平又是地地道道的团里人。父母是马戏团成员，他从出生那天起，就一直生活在马戏团里。

第二次表演绝不能再有任何闪失。作为一名职业演员，他也是有自尊的。

尽管如此，公平的“蒙眼飞行”仍然没有成功。这一次，他甚至连接应者内田的手都没碰到，就直接跌落到了网上。

连续两次失败，他生来还是头一次遇到。他抬头瞪着内田，觉

得倒挂在秋千上的内田也在瞪着他。愤怒让他的脸发烫。

舞台监督丹羽在副调度室发出了“NG”的指令，“蒙眼飞行”节目中止。主持人诙谐地说“可千万不要让我们退钱哦”，引得观众一阵爆笑。

公平并未返回跳台，而是直接退回舞台的侧面。这时在舞台的两根杆子之间，正在上演同时使用两个秋千的“时间差飞行”。年轻的飞人博得观众一阵阵喝彩。

公平用毛巾擦着汗，指尖微微发抖。东京公演开始一星期以来，这已经是第五次掉到网上了。对一名飞人来说，这无疑是莫大的耻辱。

空中秋千节目结束后，公平把毛巾缠到拳头上，他完全不能原谅自己的同事。

他在后台一把抓住撤回来的接应者内田，开口责问。

内田把眼睛瞪得溜圆。话不投机，公平出手就是一拳。

马戏团工作人员连忙把两人拉开。公平咬牙切齿地说：

“别拦我。你们到底跟谁一伙儿！”

公平一面喘着粗气，一面肆意发泄情绪。大家都一脸困惑地望着他。

伊良部综合医院的精神科位于豪华大楼的地下一层。挂号处和大厅整洁明亮，可一走下楼梯，眼前却顿时陷入一片昏暗，药

物的气味直呛鼻子。这种落差让公平有点抑郁。他生来还是头一次来医院看皮肉伤之外的病。

公演结束后，他被演技部部长丹羽叫到办公室。丹羽身兼舞台监督之职，是他的直属上司。公平本以为会受到严厉的批评，没想到对方却循循善诱。

“小公啊，你是不是腰疼？”

“没有，一点也没有。”公平摇摇头。

“那就是累了。”

公平吃奶的时候，丹羽甚至还帮他换过尿布。

同为马戏团成员的妻子惠理也守在一旁，神色凝重地说：“你最好还是休息一下吧。”

妻子还劝他去医院看看，而且是精神科。他想反驳，却没有力气。殴打内田之后，他感到了一股沉重的自我厌恶，连呼吸都觉得痛苦。

惠理安慰他说：“哪怕只让人开点能改善睡眠的药也好啊。”公平最近的睡眠质量的确很差。看来终究还是没瞒过妻子，他羞得脸都红了。

医院是总务部的干事介绍的。干事的基本职责就是在公演当地照顾成员的生活。这家医院就在演出场所附近，所以才被选中。

公平做了个深呼吸，敲响了门。顿时传来一个不合时宜的爽朗声音：“欢迎光临。”公平点点头走进里面，只见一个身穿白大

褂的胖男人正盘腿坐在单人沙发上。男人的年龄嘛……不太清楚，但肯定比自己年长。他胸前挂着一个名牌，上面写着“医学博士 伊良部一郎”。

“来，坐，坐。”

公平被催促着坐下来。不知为何，患者的凳子前竟放着一个注射台，医师砰砰砰地拍着注射台。一上来就要打针？公平不由得皱起眉。

“那个……这儿是精神科吧？”

“嗯，对。”伊良部咧开嘴露出牙龈，笑着说，“我已经看过你的预诊情况了，你是一名来自静冈县的职员，最近失眠，对吧？既然不能定期来医院就诊，那一开始就打个粗的吧，呃呵呵。”

“……啊？”公平眉心的皱纹更深了。

“喂，真由美。”

话音未落，一位性感的年轻护士便从帘子后面现身，手上的盘子里放着一个像热狗那么粗的注射器。

“那个，不会连麻醉都不做，就……”

“唔，只是注射一般的维生素。你知道，失眠最需要补充维生素了。”

“是吗……”

还没等公平来得及质疑，他的左臂就被橡皮管缠住了。护士真由美一下就把注射器扎进了肉里。“疼疼疼！”公平不由得叫起

来。护士弯下腰，胸前的乳沟顿时暴露无遗，身上还散发着香水味。公平无意间往旁边一瞧，只见伊良部正兴奋地注视着扎针的部位。公平眉心的皱纹越来越深，简直能夹住一枚一日元的硬币了。莫非东京的医疗机构都这样？他甚至怀疑起自己的常识来。

“你是出差时顺便过来的？”打完针后，伊良部问道。

“不，我在这附近长期逗留，所以……”

“长期逗留？早说啊，就是说你能定期来医院了？打这么粗的针真是亏了。”

伊良部絮絮叨叨地自言自语。护士收拾完注射台，躺卧在一角的椅子上，开始翻看杂志。

“嗯，山下公平，三十二岁，公司职员……从事什么行业？”伊良部拿着病历问。

“……马戏团演技部演员，具体说来是表演空中秋千。”公平平静地回答，“基本上算是公司性质吧。”

现在马戏团都变成有限公司性质了，无论驯兽师还是小丑都是职员，所以在职业一栏，大家都这样填写。

“马戏团？”伊良部抬起头，“叫什么名字？正在附近演出吗？”他犹如一个面对着蛋糕的孩子，两眼直放光。公平早已习惯了别人的好奇。

“叫新日本马戏团，就在中央町站的编组场的拆迁地皮上表演，从上周开始的。”

“我要去，我要去。”

伊良部探出身子，晃着肩膀。他兴奋的情绪让公平有些意外。

“走吧，现在就去。”伊良部兴致勃勃地站起来，他脱掉白大褂，把脚上的拖鞋换成高档皮鞋，“马戏团，马戏团，我太开心了。”他还高兴地哼起了小曲。

公平目瞪口呆地望着他。

“那个，今天是周一，是休演日啊。”他小心翼翼地说。

“瞎说。真的休息？”

伊良部的眉毛拧成了一个八字，露出遗憾的神色。他倚在沙发上，使劲叹气。

“您如果明天有空的话，我请客。”看到他如此沮丧，公平十分同情，不由得安慰他。

“真的？”伊良部又站了起来，“就这么定了。拉钩，拉钩。”他硬是跟公平拉了钩。

“那，从明天起我就去出诊。打针就免费赠送你了。”

“呃……”公平无言以对。这家伙真的是医生吗？

公平望望房间角落里的护士，她正漠不关心地抽着烟。

管他呢，只要能给开药就行。公平只想及早脱身。

“我最近经常睡不好，所以想请您给开点药。”

“我到底有多少年没看马戏团表演了？真是太怀念了。”伊良部眯起眼睛。

“不用那种强效的就行，因为我平时根本不吃药。”

“空中秋千是马戏团的压轴戏吧？”

“还有，我妻子也嘱咐过，能不能连肠胃药也一起开了？一旦肠胃坏了就很麻烦。”

“那，山下先生从小就接受训练？”

“大夫，您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？”

“嗯，是失眠对吧？”

“呃，是的……”

“上过学吗？”

“上过。大学都毕业了。”

公平有点生气。如今马戏团演职人员是一种很光鲜的职业，营业部和业务部的职员多半是大学毕业生。所谓的杂技演员都属于演技部，还不及全体员工的一半。公司总部地处静冈县，拥有自己的大厦，还有驯导动物的宽阔场地。像职业棒球队一样，马戏团也是一种规模宏大的商业演出组织。

“为什么要到马戏团上班呢？”

“因为我父母都是马戏团成员。一开始，我也讨厌从事跟父母一样的工作，可念完大学到了就业季时，我却改变了主意，觉得做一名普通职员很无聊……”

“你一定是擅长运动了？”

“我身体很灵活，大概是因为遗传吧。不过，纯粹的外行也有

进演技部的，我妻子就是表演走钢丝和舞蹈，她原来只是个从短期大学家政科毕业的普通人。”

“那么，我也能行了？”伊良部问。

“能啊。”公平以为他只是开玩笑，就说了句冠冕堂皇的话。

“关键是训练。平衡木原本离地五十厘米，但即使上升到离地十米的高度，也要照常表演，这就是马戏团演员同一般人的差别，最需要克服的不是技术，而是恐惧心理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啊。”

伊良部十分佩服，还一个人嘀咕个没完：“要玩的话，我也玩空中秋千。”

“那个，药……”

“药？什么药？”

果然还是当了耳旁风。公平叹了口气，把夜间睡眠不好的情况又哭诉了一遍，顺便提了提自己最近缺乏冷静的情况。这是他长大成人后头一次动手打人。

“我给你开点睡眠诱导剂吧，打针还是继续打维生素。”

伊良部得意地笑了，下巴的赘肉一晃一晃的，令人想起中非动物展上的河马。

“空中秋千，好期待啊。”

伊良部望着远方，语气像个第二天要去蹦极的澳大利亚游客。难道他想学空中秋千？公平觉得不可能，便没有再问。

“那，明天见。”

伊良部摆摆手做了个“拜拜”的姿势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公平也回敬了一个同样的动作。

公平离开诊室爬上一楼。炫目的阳光从一扇扇窗户中射进来，让他重返现实。这不是在做梦吧，公平掐了一下自己的脸。

回到房间，妻子惠理正跟三岁的儿子洋辅玩耍。所谓的房间只是职员们在公演地住的活动板房，不过在马戏团里，大家一直都这么叫它。巨大的帐篷后面，建了许多板房。

“去丹尼斯吃午饭吧。”

他同意了妻子的提议。两人有个约定，休息日要从家务中解放出来。

一年中大约有四十个星期的时间在巡演生活中度过。房间里的设施从厨房到洗澡间一应俱全，完全是一个“家”。公平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长大，还上了学。他甚至一度以为所有家庭都有长颈鹿和斑马，连转了多少次学都记不清了。一般每隔两个月，就得跟好不容易结交的朋友分别。马戏团内部的人际关系却很亲密，这里的孩子们彼此都是兄弟姐妹，是一辈子都交心的朋友。

不过最近，马戏团的后台彻底变了。跟整个日本社会一样，也变得小家庭化了。租住宾馆和短租公寓的夫妇增多，如果有了孩子，大家一般会选择自己一个人出差。年轻的职员们则喜欢开